



演艺集聚区：不是仅建剧场群

李 妍



现代戏剧谷的迎新演出

不久前结束的北京市和上海市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都出现了类似的呼吁——民进北京市委建议北京市应当科学规划、合理调配剧场资源，打造不同特色的文艺演出集聚区；上海市政协委员刘晓明、李关德、罗华荣等联名建议将上海的现代戏剧产业集聚园区——现代戏剧谷纳入上海“十二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打造演艺集聚区，是目前演艺产业发展的一个热点。然而，如何更好地打造演艺集聚区，值得相关部门及人员认真研究探讨。

演艺集聚区成热门

近年来，演艺集聚区的概念在国内部分城市已初现端倪。尤其在北京，几个区县都有建设剧场群的计划。东城区要建王府井、东二环、银街、隆福寺和交道口五大剧场群建设，西城区要打造天桥演艺文化区，海淀区的“创意北京”剧场群项目一期计划打造12座剧场，怀柔区的《关于建设北京怀柔原创舞台剧演艺中心的报告》资料中，更是提出了一个共计31个剧场的庞大计划。

在上海，2009年3月，现代戏剧谷在静安区出现。现代戏剧谷是在原来“戏剧大道”建设的基础上规划而成，以美琪大戏院为起点，经百乐门至华山路上海戏剧学院，途经20多家各类剧院或演出场所，呈宽约500多米、长约2公里、总面积1.5平方公里的“S”形带状街区，吸引了一些演艺界创作精英来到静安，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此外，陕西西安也有建设“文艺路演艺一条街”的规划，近期规划将以西安文艺路以东环城路向南至建西街的文艺团体东槐树区为基础，先后建成包括6个主体剧场和4个小型演艺厅的陕西文化中心、一个中心广场及一条景观大道；远期规划中，还将形成文艺路全段、环城南路东起和平门西至南门段的旅游演艺集聚区。

为何演艺集聚区会成为热

门？据道略文化传媒产业研究中心的分析报告称，以小剧场为主体的演艺集聚区进入全面建设阶段主要基于三大驱动因素：一是小剧场与剧目演出的供求不平衡状态促使演艺集聚区发展。我国小剧场的发展还远远不能满足剧目演出需求，这在加快小剧场建设步伐的同时，也促使具备演出功能的演艺集聚区诞生。二是规模效应对成本上升的抑制促使演艺集聚区发展。演艺集聚区可产生规模效应，实现资源整合，从而抑制剧场供应不应求带来的成本上升。三是演艺市场品牌化趋势促使演艺集聚区发展。集聚区既包括演艺平台、经营机构、服务平台在内的演艺集聚区，也包括京剧、话剧、相声等不同行业的集聚区。

区位选择很重要

北京市海淀区“创意北京”剧场群项目负责人之一、北京世博伟业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助理李延平介绍说，打造“创意北京”的前提，正是基于北京专业性剧场比较缺乏，与此同时，舞台剧近几年发展趋势良好，尤其符合年轻人的消费特点。而作为高校区和科技高新区，海淀区的居住人群以年轻人为主，但海淀区满足演

出消费需求的渠道非常匮乏。为此，“创意北京”提出要在海淀区四季青桥以西建设12个专业性的剧场，这些剧场将涵盖各种类型的演出产品和内容，包括话剧、音乐剧、儿童剧等等，形成一个集群化、院线化、系列化的“剧院系统”。“创意北京”计划形成一套完整剧目运营的演出团体和演出运营机构，为剧院管理方和剧目投资方打造一个合作交流的平台。

“创意北京”项目消费群体定位于海淀区居民，而怀柔区要打造原创舞台剧演艺中心则力求打造一个旅游演艺集聚区，但距离市区较远的怀柔区究竟是否具备足够的消费群体？从目前来看情况并不乐观。2009年，怀柔区与美国百老汇联合打造的原创音

乐剧《何处寻爱》在怀柔百老汇演艺剧场上演时，就出现了观众数量不多的问题，地理位置不佳，没有足够的旅游演艺消费人群，如何才能填满31个剧场，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

反观上海现代戏剧谷位于寸土寸金的静安区，白领居多的环境非常适宜演艺产业的发展。针对演艺集聚区的建设区域问题，今年民进北京市委常委杨立新提出，建设演艺集聚区应该因势利导，在已经聚集了一定演出人气的区域，如利用现有的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率先在长安街核心地带打造世界级高端文艺演出集聚区；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中心打造戏剧中心；利用朝阳区CBD的特点打造朝阳区时尚文化剧场群落，以天桥地区为中心，借助大栅栏、琉璃厂等资源打造传统特色演艺群落，而不是在毫无历史基础的地区硬性规划建设。

不仅仅是建剧场群

建立一个演艺集聚区的基础是打造剧场群，但要建立一个成功的演艺集聚区，并不仅仅是划地建剧场那么简单。

据介绍，伦敦西区剧院特指的49家剧院中，受政府资助的剧院和商业剧院并存，前者在艺术探索上的成果往往转入后者取得商业成功。各类剧种中，音乐剧的观众多是外地游客，而话剧、歌

剧和芭蕾舞等则以伦敦本地人群为主。西区在方圆不足2.6平方公里的地理空间内，针对不同类型的观众群体，为其提供多样性的观剧选择。

美国百老汇的剧院同样呈现出营利性剧院和非营利性剧院并存的局面。除39家营利性的百老汇剧院外，还包括500多家以非营利性为主的外百老汇剧院和环外百老汇剧院等，非营利性剧院在享受减免税的同时还可以申请各级政府的财政补贴。非营利性剧院以较低成本进行戏剧实验，并为不受百老汇赏识的戏剧工作者提供演出机会。除了演出场所的经营商外，运营中还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演出内容制作商和演出经纪商。也正是这样的联合运作，使得百老汇的演出精彩纷呈。

由此可看出，建立一个成功的演艺集聚区，并不只是建立演出场所那么简单，而是把剧目的生产制作、经纪运作和演出结合起来，针对细分市场打造适合观众口味的作品，才能够取得资源整合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从这次北京、上海两地政协委员提出的建议中，可看出业内希望政府部门能为演艺集聚区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如设立各项投资基金促进本土企业发展，制定优惠政策，搭建政府服务平台、中介服务平台等，汇集各方力量，早日打造出有代表性的国际性中国演艺集聚区。



鸿翔公司引进美国百老汇音乐剧《42街》

民资撑起浙江海宁演艺舞台

本报驻浙江记者 苏唯谦 通讯员 沈婷婷 吴少华

浙江海宁，一个人口65万、以皮革城闻名的县级市。而该市的演艺产业也日渐红火，刘德华、张学友等港台明星来开个唱，宋祖英、蒋大为、孙楠等国内著名歌手来献歌，刘谦中国巡演来海宁秀绝活，奥地利施特劳斯爱乐乐团一般不会来到农村演出。但我在广州大剧院看过《南海一号》的首演，觉得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南海一号’古沉船的出水地就在我

们粤西阳江，粤西人肯定更有观赏的兴趣和需求。”

广东粤剧院一团已是第5个年头被陈华伟请到黄槐垌村唱大戏了。陈华伟今年更出人意料地邀请他们带来《山乡风云》、《南海一号》这些“大制作”，他说：“出于场地、舞台的限制，这些‘大制作’一般不会来到农村演出。但我在广州大剧院看过《南海一号》的首演，觉得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南海一号’古沉船的出水地就在我

们粤西阳江，粤西人肯定更有观赏的兴趣和需求。”

广东粤剧院一团已是第5个年头被陈华伟请到黄槐垌村唱大戏了。陈华伟今年更出人意料地邀请他们带来《山乡风云》、《南海一号》这些“大制作”，他说：“出于场地、舞台的限制，这些‘大制作’一般不会来到农村演出。但我在广州大剧院看过《南海一号》的首演，觉得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南海一号’古沉船的出水地就在我

们粤西阳江，粤西人肯定更有观赏的兴趣和需求。”

广东粤剧院一团已是第5个年头被陈华伟请到黄槐垌村唱大戏了。陈华伟今年更出人意料地邀请他们带来《山乡风云》、《南海一号》这些“大制作”，他说：“出于场地、舞台的限制，这些‘大制作’一般不会来到农村演出。但我在广州大剧院看过《南海一号》的首演，觉得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南海一号’古沉船的出水地就在我

演艺视点

偶然在电视中看到介绍当下美国最炙手可热的魔术大师专题片，用大开眼界、目瞪口呆都不足以形容看到这位大师魔术技法的感受，它只能用另一个成语，也是在现场亲历“魔法”的观众脱口而出的评价——不可思议。

专题片分很多集，按魔术类型分类，有街头、逃脱、消失、悬浮等，似乎这位大师在魔术领域无所不能，在每題中，他都会提到自己敬仰的魔术前辈，而他自己的发展与创新，又绝对地超越了这一技法的巅峰之作。在“消失”一集，他和朋友们来到阳光明媚的沙漠地带，他独自驾摩托驶进沙漠，沙雾腾起的一瞬间，他和摩托在朋友们的眼皮底下无影无踪了；人来人往的大商场中，他似乎随意找块空地，让涌来的观众围成一个小圈，他的表演区直径不超过5米，然后他似乎随意挑出一名观众，让其站在空地中央小木箱上，再用几块木板将其围起，转瞬间，拆掉木围，砸碎木箱，那名观众已不知去向。所有的过程都是在近距离的观众目不转睛注视下完成的，从现场观众发自内心的惊讶神情看，不可能是演技高超的演员们。同样是在灯火通明的大商场，在“悬浮”一集，他先让聚拢而来的观众进入睡眠状态，然后把催眠者升高地面、悬空平卧，被催眠者似乎都成了他随意把玩的道具，做出各种清醒时不可能完成的动作。须知这样的表演，不在灯光迷离、

远离观众的舞台，真实的镜头告诉你，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就在明亮、嘈杂的商场、在观众身边发生。另外，赤着脚，光天化日之下，一步步走过泳池透明的蓝色水面，到达泳池对岸，水没湿过脚面，他行走水面的同时，泳者可以从他脚下游过。除了特异功能，似乎找不出合理的解释，把魔术

技法修炼到了这样的境界，用前无古人来评价毫不过分，也让国内魔术爱好者真正领略了什么叫“天外有天”。请记住这位年轻魔术大师的名字——克里斯·安吉尔。当刘谦靠鸡蛋里磕出成指风靡神州大地的时候，在大洋的彼岸，克里斯早带着他的摄像团队把虚张声势、故弄玄虚的老式魔术，颠覆得一塌糊涂。正如许多美国资深的魔术专家所言，看克里斯的魔术，会让你恍惚，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对于魔术家来讲，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最高褒奖。

电视台播放克里斯魔术专辑的时候，笔者恰巧观看了国内优秀魔术专场。套路陈旧、技法简单，毫无神奇可言。在这一领域，要磨练出大师级的人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从克里斯的魔幻世界里，至少应得到这样的启示：独领风骚需要精益求精地追求，用不同凡响的幻想力和创造力，把每个作品都完成得出神入化——给虚幻以真实。

成都商演

票价居高之痛

吴晓铃

2月14日，王菲成都个唱宣布接受预订，票价最高3999元，最低500元。商演市场较为火爆的成都，门票定价一次次攀升，让歌迷不堪重负。究竟是演出商漫天要价，还是确有苦衷？经调查发现，高昂的演出成本，令歌迷降低票价的梦想已越来越难以变成现实。

明星身价年年涨

王菲成都演唱会门票开始接受网络预订，非迷盼来偶像的惊喜还没过，就被演唱会高昂门票吓懵，价目表还显示“500、900元两档门票”已经售完，这意味着歌迷要看王菲个唱，最低也只能买到1600元一档的门票。

王菲演唱会的门票为何如此昂贵？高昂的身价是主要原因之一。王菲每场的唱酬高达650万元左右，这意味着在成都一座可容5000人左右的体育馆内举行演唱会，平均每张门票要2000元以上，演出商才能确保回本。

不仅是王菲，很多港台一线明星的身价每年只增不减，令演出商苦不堪言。

运输接待成本高

和明星身价一样高涨的，还有运输、接待等成本。四川特高文化传播公司去年10月23日成功操作了周杰伦成都个唱，但舞台设备的运输以及演出团队吃住行的费用，就花掉了100多万元。

该公司负责人张蕾解释，如果成都要举行王菲、张学友等人的演唱会，那所有的演出设备都得从香港拉到成都。“像周杰伦去年的演唱会，拉设备的集装箱车，就开了40多台过来。仅这一块运输成本，一线歌手的演唱会就将高达100万元左右。”

演唱会要好看，就得有导演、伴舞、乐队、化妆师、服装造型等，甚至庞大的助理团。如果做体育场的大型演出，这个分工精细的团队往往高达150人左右。他们的吃住行，也最令主办方头痛。

演出场租要价离谱

从本土因素来看，演出商最期待的恐怕是演出场地费有朝一日能够与北京、上海接轨。

四川省演出公司副总经理张建新感叹，成都并无专门的演唱会场地，每次大型演出，只能租借成都体育中心（以下简称“成体”）。但成体的场租，居然是上海8万人体育场的两倍多。据悉，上海8万人体育场做演唱会，对外场租每场仅40万元，北京工体每场租金也不过30万元。而在成都，成体场租就100万元，如果加上草坪保护等费用，差不多就得120万元左右一场。

张蕾回忆，在成都商演市场还不景气的前些年，成体的场租也一度只有几十万元，但2007年之后租金就一路看涨。让演出商郁闷的是，支付了场租，还得给1000多张门票。

张蕾说：“以前这些票都不打价格，但从2008年10月2日张惠妹成都个唱开始，对方就要求价值20万元左右的票必须打上票价，可以用于销售。如果把这1000多张门票折算成现金，周杰伦一场演唱会，给成体的场租成本就将近200万元。”周杰伦演唱会提供的座位大约25000个，意味着每张门票承担的场租就近100元。张蕾称，同样在这里举行一场体育赛事，租金有时连一半都不到。

演出门票不能像房价

成都演出票价高昂，既有大型演出场馆稀缺漫天要价等客观原因，演出商“一锄挖个金娃娃”的营运思路，也是助推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采访中，好几位演出商呼吁行业自律，不要让演出门票像房价一样飙升。有人说：“定价如果不能变成真金白银，也是白定。而高昂的票价如果伤了消费者的心，对行业而言就是一种自杀行为。”为了演出市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为了观众能够以合理价格进行文化消费，有关方面应积极协调各方关系，让成本降下来。

广东茂名

“春班”下乡 企业出力

肖执嫫 梁彦兰

2月14日晚，广东茂名化州市杨梅镇黄槐垌村文化广场。近千位村民打着雨伞、穿着雨衣站在连绵的阴雨中，坚持看完了两个多小时的古装粤剧《惊世缘》。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不但能看到广东粤剧院一团的许多保留剧目，还可以看到首次出现在农村戏台上的“大制作”，如《山乡风云》、《南海一号》等。

据介绍，由过年看大戏派生而来的“春班”现象(春节期间各地农村纷纷请戏班演戏唱戏的风俗)，向来是珠三角地区农村过年的一道独特文化风景。今年广东粤剧院“春班”数量超过80场，创历史新高，仅粤西湛江地区就超过了30场。

陈华伟说，几年前设计建造这个戏台，便是为日后引进“大戏”下乡打下伏笔的，“我拿着设计图纸专门到广州找到粤粤剧院，请他们按照粤剧演出的专业标准提出修改意见。”

《天幻Ⅱ——太阳鸟》10场低价惠民

本报讯（记者李垚）为推进艺术惠民活动，满足市民观赏需求，2月12日至21日，沈阳杂技团在杂技团剧场采取低票价策略，将新创排的大型情景杂技秀《天幻Ⅱ——太阳鸟》连续演出10场奉献给沈阳市民。沈阳杂技团集团董事长安宁说：“家乡人一直关心着沈阳杂技团，为了感谢这份真情，我们愿意将最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家乡父老。”

记者了解到，这是该剧将赴

院，请他们按照粤剧演出的专业标准提出修改意见。”

尽管会哼会唱，但陈华伟绝不是一个狂热的“粤剧迷”。他很骄傲：“粤西的新年气氛是很浓的，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看整个粤剧界、粤剧学校里，有多少是我们粤西人！尽管我对粤剧不是很了解，但既然农村人对粤剧有着热切的需求，那我能做的，就是尽我的能力，让乡亲们过个快乐的新年。”他显得有些得意，黄槐垌村的人口不过600余人，但看戏的人数常常超过1万人，周围村的人都闻讯赶来看戏。

广东粤剧院一团已是第5个年头被陈华伟请到黄槐垌村唱大戏了。陈华伟今年更出人意料地邀请他们带来《山乡风云》、《南海一号》这些“大制作”，他说：“出于场地、舞台的限制，这些‘大制作’一般不会来到农村演出。但我在广州大剧院看过《南海一号》的首演，觉得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南海一号’古沉船的出水地就在我

们粤西阳江，粤西人肯定更有观赏的兴趣和需求。”

南美进行为期3年巡演前的最后一次国内演出，沈杂有关负责人说，为了回馈家乡人，演出期间沈杂将原来300元的票价调至100元，对60岁以上老人和1.3米以下儿童实行半价优惠。整场演出除了杂技表演令人叫绝外，舞美、灯光、服装等高科技手段的运用，也让舞台美轮美奂，精彩不断，杂技团演出的都是准备出国演出的原班人马，节目上也丝毫没有删减。